

# 为了共同的南音事业

——写在《南音名曲选》出版之前后

李文胜

记得那是1995年春，我正要去五楼机房上电脑课，在楼梯口遇到要去二楼上音乐课的吴世忠老师。他问：“南音工尺谱能不能输入电脑？”

“工尺谱是一些固定的符号吗？如果是就可以。”

也许是问者有心，答者无意，当时只是不经意的回答他，后来才知道吴老师早已有意于此，并曾找到电脑教研组的黄世万老师谋求合作。黄师乐于作伯乐，推荐了我，自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不但将工尺谱输入电脑，混排（即传统竖排）打印出来，而且又接着设计了“工尺谱五线谱彩色多媒体处理系统”。春去秋来，历时三年多而终有小成，其间多少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谓此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最终的效果还算差强人意，作为软件设计人也颇感自慰。

工尺谱与电脑联姻主要分为两部分，即工尺谱本身的混排（竖排）打印和工尺谱五线谱的转译。混排的主要困难是排版打印问题，因为工尺谱乍看似是竖排，细看则是竖中有横，横中有竖，横竖混合；字体也有大有小，并非整齐划一。现有的排版软件没有一种能够较好的实现这种形式，非自行设计不可。1995年我们用自己设计的软件打印了名曲《感谢公主》（竖排），在‘96泉州国际南戏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泉州晚报》、泉州电视台、福建电视台、东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及时报道这一消息，使我们颇受鼓舞。由于从80年代起，吴老师便开始不断地使用钢笔将南音曲谱译为五线谱，此时自然而然萌生了利用电脑软件转译的想法，这项工作首先要明确两者的对应关系，吴老师提供了7000多种组合及其对应，写在A4复印纸上，分门别类装了十七个档案袋，当时想到要用数据库来存储这些对应，以查字典的方式来转译，但是一试之下觉得太麻烦了，何况组合并不是死的，真正的歌谱转译时又有许多变化，其中有规律也有例外，要列出全部的组合和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工作量也太大，一时陷入穷山恶水之中，不知出路在哪里，而时间则如流水般渐渐消逝，心里颇觉焦虑。经过不断反复研究各种组合，又请吴老师具体转译、分析多篇南音曲谱，终于在脑海里隐隐约约产生了一套处理方案，经吴老师确认这套方案符合南音乐理，接着便是着手把它编成电脑程序。在程序设计方面，最感困难的是必须设计一个字处理器，具有编辑排版打印功能，同时又能够进行语法分析，自动转译，根据传统习惯，还要能自动识别工尺谱中的“谱字、指骨、拍、撩”并作彩色处理；考虑到将来的使用者对电脑和南音可能均并不熟悉，操作者录入工尺谱时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况且历来流传的南音曲谱手抄本本身就有许多谬误，因此软件必须有自动校对功能，能够自动报告工尺谱中的错误所在并定位，转译时必须有容错能力，对错处作出标记然后越过错处并继续转译；此外打印之前要有预览功能，可以任意指定打印页面，不仅界面要美观，而且要易于操作，最好还要有多媒体功能，以便于进行教学演示。说来容易

做起来难，内行的人都知道设计字处理软件非常麻烦，以一个人的力量用业余时间来设计十分不易，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没有任何的物质报酬，而笔者的经济情况也并不宽裕。当时感到压力颇大，十分辛苦，如果不是吴老师不断的鼓励，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和泉州六中以及笔者父母的关心支持，只怕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

由于笔者对南音完全是外行，所以软件后期的调试几乎全在吴老师家完成。基本上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便要到吴老师家“上班”。而他总是要准备一碟切好的苹果等我。他以很高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电脑操作和五笔字型输入法，甚至比一般的职高学生还学得快，照他的说法：“因为咱们是学弹琴的，所以手指比较灵活。”学会了五笔字型后，他便把一首又一首的南音曲谱录入电脑中，因为对南音工尺谱十分熟悉，由他录入比较快而不易出错，转译过程中的任何乐理方面的问题他也能很快指出，因而大大加快了调试的进度。日子一天天过去，打印的效果也日见准确和美观，而吴老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有时也觉得很累，但是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研究南音工尺谱一、二十年来，付出了许多牺牲，又常常不为人们所理解，可以说，这个软件上面凝结着他多年研究的心血。直到本书的初稿打印出来，才算松了口气，而我们也都尝尽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滋味。

记得1996年各级电视台报道了我们的科研成果之后约半年，某报纸以《南音和电脑》为题报道了某大学“成功”进行了与我们相同课题的研究。刹那间，各种怀疑的眼光投向我们，不少人甚至等着把我们当作笑话！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的科研课题，只有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才可能搞成，而两个名不见经传、一老一少的中学教师，只怕是放炮作假。这种看法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仔细想来，专家教授研究生确实自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卓然有成者大有人在，笔者丝毫不敢有不敬之意。从整个群体而言，他们的素质更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知识经济不是学历经济、职称经济，曹雪芹也并没有教授头衔、博士学位，然而中国文学史可以没有100名普通的教授和博士，却不能没有《红楼梦》灿烂的光辉。从读书无用论到学历职称至上论，这是中国的一大弊端，笔者多年来一直深有体会，在此忍不住有感而发，清末龚自珍的名句犹在耳畔：“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让更多的人来参与研究，不分彼此先后，不论他是“公子王孙”还是“引车卖浆者流”，对南音的发展总是多一份力量，终归是有利的，这才是最重要的。笔者希望有更多高素质的才俊之士加入到南音研究的队伍中来，也相信将来会有人设计出更出色的南音软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兼容并蓄，容许并且勇于接受竞争和挑战，南音研究才能波澜壮阔地推向新的高峰。

因为这个课题的研究，我有幸接触了一些老先生，觉得这些老先生身上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有一些闪光的地方，虽然论年龄他们已可算是我的父辈或祖父辈，论阅历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纯洁的事业心，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是相通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而他们也还是孩子。郑国权老先生已经近七十岁，可是他从新加坡发传真过来，却称我“文胜弟”，使我倍觉温暖。记得吴金朝校长到年段参加座谈会的时候还关心着南音软件的进展情况，当他知道我们仍然有物质上的困难时，便破例从并不宽裕的学校经费中拨给五千元作为科研经费，为我们补充了设备，这在中学几乎是空前、不可想像的，表现了一位中学校长在改



革大潮中的前瞻革新精神和恢宏的气度。尽管他现在已经调任教育局长，而我也不在六中，不属他“管”了，是以此时的赞赏出自内心，而非有意奉承。我也记得当时为了设计五线谱转译软件，需要将386电脑更换为486，郑国权先生二话不说，立即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为了设计五线谱符号需要扫描仪，也很快得到了戏研社和市科委的帮助；还有许多关心爱护的人无法一一列举。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信任、如此热心？他们为了什么？是因为怀有一颗对南音事业的拳拳赤子之心！试问事业是什么样的人做出来的？我不能不有所感动，有所感悟。

本来我对南音并不熟悉，因而也谈不上感情。只是记得幼时的夏夜，曾经与村里人围坐在一起，摇着蒲扇，边扑打蚊虫，边听乡里父老的“南曲”唱和，听他们说南洋的故事。说咱们闽南人出外谋生，必须要懂“拳头、烧酒、曲”，不会唱一两首南曲是不行的。“不会唱一两首南曲是不行的。”为什么？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曾经留下了很深的疑问，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晰。也许是今生注定与南音有缘，通过这个软件的研制，不断的耳濡目染，慢慢地喜欢上了南音，喜欢那如丝如缕、百转千回的曲调，喜欢那端庄含蓄、宛转幽雅的歌舞，慢慢地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南音有那样深的感情。

文人以文载道，歌者用歌来传情，程序员则是用软件说话的，“事实的声音如雷贯耳，使我听不见你的雄辩。”如果读者认为此书所用软件的排版和打印效果还算比较漂亮，我会觉得十分安慰，稍觉遗憾的是软件的彩色功能未能在书中全部体现出来，相信有朝一日会如愿以偿的。此书里面有吴世忠老师的心血，有笔者的心血，有泉州戏研社郑国权先生及全体同仁、原泉州六中校长吴金朝、原鲤城区科技局、泉州市科委以及各级领导、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关怀，新加坡湘灵乐社的慷慨赞助才使得她得以迅速问世，单就这些就已经足以说明此书的意义所在。“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笔者不敢说“感谢”二字，因为，所有的关注和努力首先都并不是为了任何个人，而是为了共同的南音事业，能够作为其中的一页，为这样高雅的艺术尽一份心力，“逐其流而扬其波”，是一种光荣和骄傲，相信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南音的历史将会记得，时间将会证明这一切。

1998年12月1日